

游山西·读历史

灵石县城赏灵石

陈顺成

我有一位表哥在灵石两度煤矿工作,50多年前,我去表哥家住了几天,表哥领我到县城看一块黑黝黝的石头。我不以为然地说,不就是一块石头嘛!表哥却虔诚地说: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,这块灵石可神了,灵石县还是以它命名的呢!

去年冬天,我去灵石旅游,又来到灵石县的天石公园,看到了这块黑黝黝表面坑坑洼洼的石头。这次,我认同了表哥的话,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,这块石头里有故事,有历史,还有灵石人民对它的真挚情感。

公元590年,隋文帝率文武百官乘船沿汾河北上巡幸晋阳,来到此处的汾河弯道上,龙舟受阻无法前行,隋文帝命人俯汾开山取直时发现一块巨石,只见这块石头浑身黝黑,状如座椅,遍布空洞,并题有“大道永吉”四个大字。文帝惊诧不已,认为是天赐祥

物,日后必显灵气,就割介休西南地与霍州北地置县,以“灵石”命名,一直沿袭至今。

这块石头还有传说:相传上古时期,远古的晋阳大地并不是如今物产丰富的太原盆地,而是浩瀚无垠的晋阳湖。人们只能居住在湖畔的高地上。后来大禹治水巡视至此,在此地打开了一个缺口,挖出一块石头,放走了晋阳湖水,湖水顺势而流,形成了如今的汾河与盆地,这块石头就是灵石县的灵石。

当地还传说

这块灵石被侵华日军所垂涎,想把灵石运回日本,士兵连挖数日,却挖不到这块石头的底部,只好作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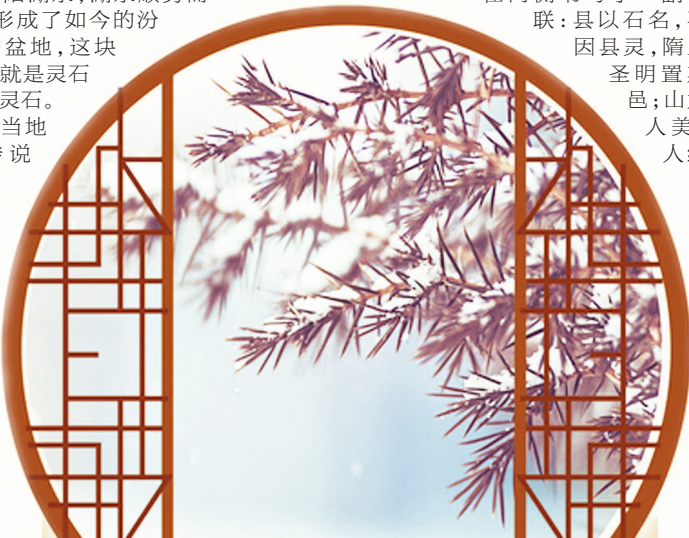
传说毕竟是传说,但自古以来,这块灵石却一直当地人民视为祥瑞之物。县城一条街道以“永吉大道”命名,正是传说中陨石上的题字。灵石县还建了一座天石公园,修筑了一个八角“灵石亭”,把灵石放置亭中,并在两侧书写了一副楹联:县以石名,石因县灵,隋皇

圣明置斯邑;山为人美,人缘

山秀,苍天钟情惠吾民。这副楹联真切地表述了灵石县历史悠久、钟灵毓秀的文化传承。

其实,这就是一块天外飞来的陨石,是我国第二大陨石,主要成分为铁,含铁量达96.17%,还有镍、钛、锰等元素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坠落到这里。陨石被人们抚摸得光滑铮亮,说是可以沾一点灵气,给自己带来好运;还有许多情侣身披婚纱在此拍摄婚纱照,寓意天长地久,留下天外的吉祥与祝福。

我抚摸着这块灵石,眼前又浮现出表哥对灵石虔诚的眼神。那年他对我说,这灵石可真灵了!你看它黑黝黝的,给灵石县带来了这么多煤矿,给人类带来了光明,你说它灵不灵?如今的灵石县和我们三晋大地一起迎来跨越式发展,绿色转型,人杰地灵……



雪雾笔下的水墨黄山

温虹

从慈光阁起程,沿步道登黄山。前半程青松常绿,杂草枯黄。从半山亭起,飞雪飘飘,白雾茫茫,冰清玉洁,神奇地在瞬间完成了季节的跨越。

几名工人手持扫帚,清扫着台阶上的雪,浮雪扫尽,前面游人踩实的雪印难除,凝固在阶上,就这样一串串履痕蜿蜒起伏于雾里、山间,不知出没到哪里去。

雪洋洋洒洒地落下,带慢了时光的节奏,我们三步一停,五步一歇,并不急着赶路。指头粗的松枝、纤细的松针上镀上了一层冰,但粗壮的树干依旧黝黑,只是沾着似有似无的雪点。冰枝、冰针……是飞雪的驿站,散乱的冰枝横斜,颤巍巍地独挑白雪,时有滑落;桀骜不驯的冰针直挺挺地刺出,如伸出手掌,稳稳地掬起一捧雪,枝头就开满了白色花朵,开遍了山谷。

山路旁正好孤立一松,亭亭如盖,松下石栏积雪较周围少了许多。拂去浮雪坐下,拧开旅行水壶,倒两杯水,拈几片黄山毛峰投入杯中,看叶片在杯中舒展、沉浮。雪花穿过热浪,飘落在茶水里,一瞬间即无踪影。身旁山形略显长圆,山体一侧微凸起一条斜线如鼻,上半部一裂痕横斜似闭目,头顶落满白雪的松树,宛如花簪,神似乐山大佛,寥寥数笔,“闲来松间坐,看煮松上雪”的禅意顿生。

黄山只是较平日多了一场雪一场雾,一下子格局就大了许多。天都峰、玉屏峰……时而在浓雾中隐去一处,力图还原画板空无一物的本来面目;时而在淡雾中露出一角,如泼墨一般,深色的群峰飘浮在空中……续满茶,穿过杯口升起的腾腾热气,视野愈发朦胧起来。

黄山之雪雾似一位隐世高人,颇有大师风范——飞雪纷纷,落在山峦上,深色中涂上一片白,滴上一点白……散乱疏密,写意浓浓。雪雾蒙蒙,在峰间涌动,一大片一大片的留白恰到好处,山峰在雪雾中似有似无,亦真亦幻。大师运用类似古诗文里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白描技法,惜墨如金,教人们如何落笔,怎样起势,怎样勾勒有形与无形、怎样涂抹、点缀白与墨、虚与实……最终造出或淡淡的空灵或浓浓的泼墨意境。

在我的印象里,黄山始终是一幅永不封笔的画作,每次登临,总有新的收获,在多次的登临中,它的形象慢慢地丰满起来。今天我欣赏了雪雾画出的黄山水墨图,然而这一切也只是完美画作的某个局部。

我默默地在心中写生,渐渐地上、衣服上落满雪,朦朦胧胧与树枝、山峦融为一体,化为别人眼里的水墨风景。

遇见沙溪

杨桂敏

《徐霞客游记》中就有关于沙溪的记载:“剑川川湖之流,合驼强江出峡贯于川中,所谓沙溪也。”

沙溪古镇位于大理剑川县西南部,历史悠久,上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唐宋时期,南诏、大理国在西南地区兴起时,沙溪是当时唐朝和吐蕃的缓冲地段,成为沟通两者经济、文化交往的茶马古道的主要途经地之一。2001年10月,沙溪因为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,被列入“值得关注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”,沙溪因此重新回到了世人的目光中。

沙溪是古朴的,也是灵动的。迎着晨光,寺登街又开始忙碌起来。街上是典型的白族民居,保留着“三房一照壁,四合五天井”的建筑特点。每一家都有精美的木雕门、窗。

沿着潺潺的流水向前走,用脚丈量前人走过的石板路,用眼睛和心感触沙溪的美。古镇并没老去,而是刚刚打开尘封的往事,用独特的方式向现代人诉说那些悠悠岁月。

寺登街是沙溪古镇最重要的地方。整个街面用红砂石板铺筑,街中心原本有两棵百年的古槐树,现在剩下了一棵。西边是兴教寺,东边是带戏台的魁星阁,南、北两侧是商铺和马店。三条古巷道延伸到小镇的四面八方,古镇有东、南、北三个寨门,西面紧邻苍山。

魁星阁带戏台结构精巧,是寺登街上最有特色的建筑。建筑结构的主体是魁星阁,是当地白族人民敬奉魁星的地方。其高三层,前戏台,后高阁,出角十二,翼然若飞。从戏台下往上看,依稀能看出房梁和顶部原有的彩绘颜色,仿佛诉说着古镇的悲欢离合以及市井生活的多姿多彩。

走出古镇东门,沿着黑惠江溯流而上三四里路的北龙村,隐藏着的一处特别的精神家园——被誉为“全球最美书店”之一的先锋沙溪白族书局。想象不到在这遥远的西南边陲小山村,竟会有这样一家书香馥郁、充满人文情怀的书店。

这家书局是由沙溪复兴工程的建筑设计师黄印武打造的,他将原来村子里杂乱的场地、粮仓以及烤烟房改造成了书店、咖啡馆和诗歌塔。书店突出展示的“滇”“茶马古道”“大理”“甲马”“白族”等十三个主题关键类别中,有关白族的所有文史民俗资料,被特别集中陈列了专柜。

在先锋书局选一本关于沙溪古镇的书,慢慢阅读。用指尖轻触那些记录着沙溪历史的文字,沙溪古镇犹如一幅中国山水大写意呈现在眼前:悠悠的河水像时间一样一直向前流淌,古老的石拱桥驻扎在漫漫岁月中,土墙黛瓦,红街石巷,偶尔响起的驼铃声,就像湖水中长长的涟漪……放眼望去,乡村,田野,小河,没有叶子的垂柳枝……在沙溪,时间仿佛凝滞住了,只留下轻轻呼吸的声音……

信步千灯古镇

钟竹意

初听“千灯”这个别致的名字,心中便浮现出一幅旖旎浪漫的夜景——千盏灯火,点缀在江南的小桥流水、雕梁画栋、雨巷故宅之间,怎一幅梦幻般的图画。

后来才知道,“千灯”古称“千墩”,是一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江南古镇。它有典雅精巧的桥、狭长清幽的河、苍老朴拙的铺,还有青石板铺就的长长的街。

千灯的石板街号称“华东第一街”,始建于宋代,是目前国内保留最古老也是最长的石板街。“春风似旧花犹笑,往事多遗石不言”,那些被岁月与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的花岗石,曾见证过多少世事沧桑啊。在现代都市,“新”是人们的追求,而在千年古镇,“旧”则是其存在的价值。

千灯实在是够旧够老的。东北侧的少卿山被誉为“中国土建筑金字塔”,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。而千灯的标志性建筑秦峰塔与秦始皇有关,据说是嬴政东巡经过此处时,曾于一土丘上望海祭祀,后被称为秦望山。300年后,此山之阳有了佛塔和寺院,叫作秦峰塔与延福寺。

走过延福寺,向南不远有一石板老巷。早春的阳光斜斜地洒在几扇可以拆卸的木板门上,也洒在一位清瘦的阿婆肩头。老人闲坐在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中,一手托着紫砂茶壶,一手打着拍子,津津有味地听一段咿咿呀呀的老戏。在这样一个恬适宁静的古镇上,在一处粉墙斑驳的老宅内,悠闲自得地听一段美妙绝伦的昆曲,任金色阳光流水一般轻轻滑过绽出木头陈香的门板,该是多么惬意的晚年。

在千灯古镇信步闲逛,可得小心,也许一脚就踩上了某位历史名人的足印——海瑞来过这里,陶渊明确第九代裔孙、文学家陶岷生活在这里,明朝文武状元、有名的抗倭英雄陈先锋是千灯人,让千灯人引以为豪的“昆山腔”创始人顾坚也是千灯人……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亦是千灯人,他那句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铮铮誓言,不知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前仆后继,勇往直前。

真没料到小村的一个千灯镇,文化名人如此众多,历史底蕴如此深厚。也许正缘于此,千灯才又被叫“金千灯”吧。

胜地